

# 研考金門保衛戰

鄭遠釗

拙著「金門保衛戰實錄」在十月號中外雜誌發表後很多的論著與筆者燕文的內容不謀而合，許多讀者紛紛賜函表示深具同感；亦有讀者認為拙作內容與事實不符，有所評論。筆者自信事實經過是不會有錯誤的。任何事情，因立場與觀點角度的不同，自會有不同的意見，如能以冷靜客觀的態度分析問題，深信真理是不會磨滅的。

## 湯氏指揮無可否認

三十年前金門戰役戰地的最高指揮官，是湯恩伯將軍？抑或是胡璉將軍？本來是不必爭論的問題；但因胡璉將軍自撰自印的泛述古寧頭之戰發行後就引起了很多的爭論。胡璉說：「我於十月二十四日夜，由基隆乘民裕輪去金門，二十五日晚抵金門料羅灣，因風浪太大無法上岸，至二十六日上午十時（筆者按胡在致俞大維部長函中寫十一時），到達大小金門間之水頭，始悉匪已登陸。行抵水頭村邊，湯將軍親迎羅副長官，認為戰事已近尾聲。到其指揮所，午餐在桌（筆者按應為十二時以後），我立即電話高魁元軍長，詢問目前情況，……即到南湖高地前線，……當以責任所在，并未顧慮形式上的交接，迅即實施指揮權。……」有人說：「胡璉將軍早發已表為金門防衛司令官及福建省主席。」又說：「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以前，是由湯將軍指揮，十一時胡將軍到達以後，即自動接替指揮權。

「為明瞭真實情況，謹摘要說明如下：

一、胡璉將軍說：「十月十八日，我在台北晉謁副長官林蔚文，……不日陳辭公（誠）面示：軍事及人事部署已有變更，命我以兵團司令官（筆者按并非防衛司令官），及福建省主席名義（筆者按福建省主席的任命，十二月二十三日才經行政院會通過，陳長官似無權發布），率十八、十九兩軍，接任金門防務，湯恩伯、李良榮兩將軍調回台灣。……」再根據蔣總統經國先生著「風雨中的寧靜」記載：「十月二十二日，金門島離大陸陣地，不過一衣帶水，國軍退守此地之後，父親以其對軍事和政治均具極大意義，必須防守，因此午間急電駐守該地作戰之湯恩伯將軍，告以：金門不能再失，必須就地督戰，負責盡職，不能請辭易將。……」由此可知在金門作戰前數日，十二兵團奉令馳援金門是事實，而胡璉將軍并未早已發表為金門防衛司令官及福建省主席，這是無須爭辯的。

二、胡璉將軍到達金門後，是否未顧慮形式上的交接，即自動接替指揮權？高魁元將軍在「金門保衛戰之回顧」一文中說：「我奉令率十八軍由汕頭船運金門，隸湯恩伯、李良榮將軍麾下，……此役結束後，胡伯玉將軍奉命為福建省主席兼金門防衛司令官（筆者按金防部成立的時間為十一月一日），湯恩伯上將、李良榮司令同

台。……」又據卅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

報導：「金門奏凱歸來，湯恩伯昨抵台，今後軍事由胡璉坐鎮指揮。」再據卜幼夫先生「金門古寧頭大捷採訪追記」一文中說：「……就我當時採訪所知，指揮此一戰役，造成金門古寧頭大捷的統帥，并非十二兵團司令官胡璉，而是福州綏靖公署代主任湯恩伯上將。……胡璉將軍本人，二十六日中午到達金門，二十七日凌晨一時戰事結束。二十八日下午，東南長官公署長官陳誠召集了師長以上軍事會議，宣布湯恩伯上將調職，由胡璉將軍接任。……三十日湯恩伯上將等一行十七人乘二八八號運輸機，由金門凱旋台北。」由此可知胡璉將軍二十六日中午到達金門以後，曾自動去指揮十二兵團的部隊，并不是自動接替湯恩伯將軍的指揮權。

## 坐鎮水頭未離金門

三、湯恩伯將軍是否曾下令將所有金門島上的部隊，授權由高魁元將軍指揮？依據胡璉將軍及高魁元將軍自己的說法，十月二十五日匪軍登陸後，湯上將會令二十二兵團李司令官，將所有金門島上部隊授權由高軍長統一指揮。湯將軍是否下了這一道命令，不得而知，但根據「近代中國」十二期「金門大捷三十週年口述歷史座談會紀實」中所載，除夏超將軍（前十四師副師長）提到以所有控制部隊授權高軍長統一指揮外，其

餘人員的談話，都是說奉湯總司令或李司令官之命如何如何，并無一人承認湯、李二將軍二十五日已自動解除指揮權責，（事實上此時此地，指揮是責任而非權利）。因為十八軍以上還有福州綏署（簡稱湯總部）及二十二兵團；平行的有二十五軍（沈向奎）及十九軍（劉雲瀚）；還有担任西區守備的二〇一師（鄭果）及担任東區守備的四十五師（勞聲震），以及裝甲兵、砲兵、要塞等部隊。今總統蔣經國先生當年（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午到達金門慰勞三軍將士時，是由湯總司令陪同，而不是由胡司令官或高軍長陪同；二十八日下午陳長官召集會議，其作戰經過報告，是由李司令官提出，而不是由胡司令官或高軍長提出。據此可知二十五日中午以後，高軍長會奉命指揮打擊部隊（控制之預備隊），但并不是指揮金門島上的所有部隊。

四、有人說：「金門戰役時，湯總司令并不在金門。」這一句話，國防部訪問小組訪問了很多人，都證明湯總部設在金門水頭。又有人說：「湯恩伯聽到砲聲後就跑到船上去了。」這一句話，是當時共匪廣播的，到現在還有人拿來引用，深感遺憾！要明瞭當時湯總司令是不是在金門，可以找到很多的證明：（一）鄭果將軍說：「湯總司令不但在金門坐鎮指揮，而且還經常巡視第一線陣地。」（二）十月二十四日上午，二十二兵團會召集作戰會議，由李司令官主持，湯總司令會列席指導。（三）二十五日凌晨發現匪船後，陳振威營長即向湯總司令報告，湯即令戰車協力守備部隊拒匪滲透。（四）夏超將軍說：「當匪強行登陸時，

湯將軍即綜合當時情況，決心乘匪登陸立足未穩時，而包圍殲滅之。」（五）二十五日上午，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將軍到達金門時，曾會晤湯將軍，并在湯總部午餐。（六）黎玉璽將軍說：「二十六日上午往水頭總部，因湯將軍正在第一線督戰，……」（七）蔣總統經國先生二十六日到達金門時，由湯將軍陪同至第一線慰勞將士。（八）胡璉將軍在他自印的泛論古寧頭之戰一文中曾三次提到湯將軍在金門。（九）卜幼夫先生等一行至金門慰勞時，曾多次見到湯將軍是在金門。（十）其他報刊類似記載很多，為節省篇幅故從略。由此可知，湯總司令在戰前（十月二十四日以前）戰時（二十五日上午至二十七日上午），及戰後（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上午）都在金門，而且還有書面紀錄，因此，如果有人批評、中傷或詆毀湯將軍當時不在金門，這是不可置信的。

### 主力戰與掃蕩尾聲

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時以前，犯匪主力已被殲滅，金門大捷已成定局。這一點台北各大報都於當日出版了號外，陳誠長官還在台灣光復節慶祝大會上宣布了這一個好消息。十月二十六日，中央日報根據中央社訊，及東南長官公署二十五日發布的戰訊稱：「金門保衛戰役於二十五日正式揭開，我陸海空軍戮力出擊，強行登陸匪軍已大部予以殲滅。」又二十六日戰訊稱：「兩萬犯匪無一生還，金門國軍大捷，俘匪六千，擊斃投海近萬，扭轉戰局將從此役起。」

金門保衛戰役，匪軍登陸的時間為二十五日凌晨三時至五時，登陸的地點在金門西北部古寧

頭至壠口一帶海岸，登陸的匪軍約兩萬人，分乘木船數百隻，強行登陸。由於我守備部隊（二〇一師）的英勇奮戰，打擊部隊（一一八師等部隊）的適時阻擊，及海空軍、裝甲兵、要塞、砲兵等部隊的支援配合，當天在水際就消滅了匪軍一萬多人，并生俘了四千多人，故十月二十五日確為金門大捷日。此不但次日（二十六日）各報記載甚為詳盡，而且每年十月二十五日各報刊所發表的紀念性文字，及大事記與教科書上的記載尤可作為證明。

有人說，二十五日我第一線守備部隊陣地被匪軍突破了，也有人說是被打垮了，更有人說古寧頭之戰才是主力戰；但事實并非如此。筆者在「金門保衛戰實錄」中對於匪我態勢，及戰鬥經過概要已有扼要的敘述。就金門戰役而言，二十五日為主力戰，二十六日則為掃蕩戰。如果二十五日上午匪軍登陸成功，則二十五日何能稱為大捷？如果二十五日不曾消滅匪軍主力，強行登陸的匪軍不是殘匪，而是有組織的部隊，則二十五日政府何能宣佈金門大捷？有人說不是金門大捷，而是古寧頭大捷；古寧頭的殘匪是最後消滅的，這是事實，但為何不宣稱二十七日為古寧頭大捷呢？

有人說，十二兵團的主力均已參加作戰；又說，如無十二兵團的增援，其前途則不堪設想。以上兩個問題，在十二兵團官兵的心目中，可能有此看法；但客觀分析，事實并非如此。首先要說明十二兵團的主力是否均已參戰：十二兵團共有三個軍，六十七軍（劉廉一）已開在舟山，暫且不談；十八（高魁元）十九（劉雲瀚）兩軍共

有六個師十八個團。當時十三師（吳垂昆）及四十三師（鮑步超）尚未到達，十一師（劉鼎漢）在東部，十八師之五十三團在小金門，均未參加作戰；增援者僅有十八師（尹俊）之五十二與五十四團，及十四師（羅錫疇）之四十一團與四十二團，如連同先期增援之一一八師（李樹蘭）之三個團在內，亦僅七個團，自非十二兵團的主力。至於說如無十二兵團的增援就會失敗，筆者也不敢苟同。因為，十月二十五日天明以前，尚未使用增援部隊，在匪軍登陸時其主力即為我第一線守備部隊（二〇一師）所擊潰，由空隙中滲透流竄本島的散匪，除古寧頭附近外，均為我軍殲滅或俘獲，故二十五日乃有大捷之稱。至於二十六日天明以後之戰鬥，由於匪軍已呈強弩之末，而且僅限於古寧頭附近，是否需要這樣多的部隊，尚成問題。何況在東部的守備部隊還有四十五師（勞聲寰）四十師（范麟），以及小金門的第五軍（李運成）都未使用，因此，鄭果將軍說：「如無十二兵團的增援依然會勝利，絕無問題。」客觀的檢討，十二兵團的適時增援，對於金門戰役很有幫助，但并非無決定性的影響。

以上的爭論，似無重大意義，為了證明誰是誰非，還是引用蔣總統經國先的記載：「十月二十六日。今晨，接湯恩伯總司令電話報告：金門登陸之匪已大部肅清，并俘獲匪方高級軍官多人。我於本日奉令自台北飛往金門慰勞將士，十一時半到達金門上空，俯瞰全島，觸目淒涼。降落後，乘吉普車逕赴湯恩伯總司令部，沿途都是傷兵、俘虜和搬運東西的士兵。復至最前線，在砲

火中慰問官兵，遍地屍體，血肉模糊，看他們在極艱苦的環境中，英勇作戰，極受感動。離開前線時，我軍正在肅清最後一股殘匪。下午四時，飛離金門，但腦中已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到達台北已萬家燈火矣。」以上所說「金門登陸之匪已大部肅清」，是指十月二十五日下午而言；及「離開前線時，我軍正在肅清最後一股殘匪」，是指二十六日下午四時而言。因此可知十月二十五日金門大捷已成定局，二十六日中午以後，戰事的確已近尾聲了。

### 影片名稱內容欠妥

國防部中國電影製片廠，鑒於金門保衛戰役，是決定我國脈民命的一次關鍵性的勝仗，如今金門大捷已逾三十週年，中美協防條約將於年底終止，國際姑息逆流情況，與三十年前相似之處甚多。為發揚「自立更生、獨立作戰」之精神，為激勵全國軍民同胞同仇敵愾的志節，與堅定滅匪勝匪的信心，乃決定拍攝一部有意義的戰史影片，并選定以金門戰役為題材。國防部的這一構想，是非常明智而正確的。

六十八年十月二十日上午，國防部中國電影製片廠，為集思廣益，曾邀請了當年參戰的將士代表二十餘人，在三軍軍官俱樂部舉行了一次座談會，由總政治作戰部張副主任主持，中製廠劉廠長報告電影籌拍經過，與會人員紛紛提供意見，其中值得商榷的有以下四點：

一、影片名稱似不相宜：中製廠目前使用的片名為「古甯（寧）頭大戰」。古寧頭是金門西北角的一個地名，也是國軍消滅殘匪，結束金門

戰役的地點。古寧頭不但地區很小，匪軍不多，而且也不是主戰場，更不是決定勝負的地點。國軍二十五日就已消滅了匪軍的主力，二十六日是圍殲古寧頭的殘匪，二十七日凌晨一時匪軍已全部被消滅了，如以這一個地點為片名，似無重大意義。再說，這一戰役也不宜稱為大戰。因為，當時戰鬥的地區，僅是金門西部的一隅；戰鬥的時間并未超過三天；匪我雙方參戰的兵力也不到五萬人，自不能算是一次大戰。如改用「金門保衛戰」為片名，既符合先總統 蔣公的訓示，也與戰史的名稱一致。

二、影片內容似欠正確：中製廠拍攝的劇本我們尚未看到，由新聞報導及劉廠長的報告來看，其劇情中的人與事，大多是目前爭論不休的問題。張副主任說明，影片內容，應表現「作戰官兵的犧牲奮鬥精神，各級指揮官的主動負責精神，及三軍部隊的協調配合精神」。這一構想雖然正確，但提到「人與事」，其說法與看法恐難獲得一致的意見。如果部隊番號用代號，團長以上用代名，或可減少不必要的爭論。劉廠長說，劇本的內容應符合戰史。但金門保衛戰役的戰史，當時就有很多人指出與事實不符。如果劇本的內容欠正確，則這一部影片就會失去它的價值。

三、參考資料尚欠完整：這一部影片的資料來源，據劉廠長說是根據「金門保衛戰」、「泛述古寧頭之戰」、「金門憶舊」、「戰史彙編第六冊」、「金門馬尾作戰紀實」，及有關報導與小說編撰而成。查上述五種資料，前四種資料的內容大致相同，似僅能代表增援部隊（十二兵團

的意見，後一種資料尚未完全包括守備部隊（二〇一師）的意見。據鄭果將軍在所著「明恥教戰」一書中說：「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的金門保衛戰役之內容，多與事實不符，……前曾遵令提出修正意見，并未採納，……」故「金門馬尾作戰紀實」，并非金門戰役的原始資料。而歷次訪問的人員中，并未包括前湯總部、二十二兵團、二十五軍等單位有關人員在內，故資料的來源似尚欠完整。

四、金門大捷是十月二十五日，也就是這一戰役最重要、最緊張的時候。電影中自然應有高潮，而本片的高潮應安排在二十五日上午為宜。因為匪軍二十五日拂曉滿潮時，分成右翼隊、中央隊、左翼隊，乘大小木船數百隻，由海峽向我駛來時，原冀以中央的海岸為目標，中央隊登陸後即向南沙、瓊林推進，並將中部完全佔領，左右兩翼登陸後則向兩翼擴展；但以風向關係，船團偏向古寧頭方向，并擠成一團。此時我守備部隊一齊猛烈射擊，使匪軍欲進不能，欲退不得，以消滅匪軍主力於水際，或拘束匪軍於陣地前，而向我軍投降之時，即為此役之高潮時期。

### 下列問題應澄清

(一)有人說，金門大捷時，中央社、中央日報的報導及東南長官公署的戰訊都不正確，連勞軍團採訪記者卜幼夫所寫的文章也不可靠，這些看法，似太主觀！中央社是我國歷史悠久的通訊社，在國際間享有盛譽；中央日報是中國第一大報，立論嚴謹；東南長官為陳誠將軍，其發布的戰訊自不致對一手培植的胡璉將軍有所不利；卜幼

夫與胡璉認識較早，與湯恩伯素昧生平，卜所寫的報導與評論，其正確性自不應有所懷疑。

(二)國防部史政局六十四年九月編印的「金門保衛戰」所參考的資料屬於湯總部及二〇一師的僅各一件，且多未採用原始資料。就筆者記憶所及，四十五年九月史政局編印的「金門戰役」一書比較接近事實。但六十四年九月修訂的戰史中，最重要的資料，可能都是參照胡璉將軍自撰自印的著作。讀者如不肯相信，請看「金門保衛戰」的凡例。凡例第六條「本書曾送請胡璉上將審閱」。請問史政編譯局：胡璉將軍當時既不是國防部長，也不是參謀總長，為何要送請他審閱呢？

(三)究竟誰在爭功？湯恩伯將軍生前從未著書立說，為自己炫耀戰功，金門戰役他曾推功於三軍部隊，卜幼夫先生的評論，是最公允、客觀的印證；李良榮將軍與湯總司令同機返台，我們也未看到他發表有關金門戰役的文章，湯李二將軍均已逝世，他們的朋友或部下也沒有為他們爭功的必要；二〇一師的官兵，近年來，雖曾發表幾篇文章，多在為該師辯護，并未攻訐任何單位或任何人，亦無爭功誇過的事實。至於其他單位的官兵、學者專家的言論，是否在為某單位或為某人爭功，讀者自會有客觀公正的評價。

(四)誰想改變戰史？胡璉將軍撰「泛述古寧頭之戰」認為國防部史政局以前印行的「金門戰役」、「古寧頭殲滅戰」，及部定近代史中「所記事項與事實頗有出入」，連蔣總統經國先生在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的記載，也表示懷疑，故「不禁感奮萬千，慨念良多。」最近國防部長高魁元

將軍撰文說：「我奉命率十八軍由汕頭船運金門，隸湯恩伯、李良榮兩將軍麾下，……此役結束後，胡伯玉將軍奉令以福建省主席兼金門防衛司令官，湯恩伯上將、李良榮司令官回台。」但「金門保衛戰」一書，及最近有人發表文章，都說胡璉將軍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時到達水頭後，即自動接替湯恩伯將軍的指揮權。因此，究竟是誰在想改變戰史，讀者自然就明白了。

### 存真務實才有價值

戰史是血的經驗與教訓之累積，且為後世教戰之寶典，貴在存真務實。一本戰史的編撰，如果不參考作戰單位的戰鬥詳報，則這一部戰史就會減低它的價值；而召開座談會或派員訪問時，邀請或訪問的對象如不够普遍深入，自無法求其客觀與公正；戰爭影片的拍攝，如果劇本的內容有了問題，則演員的演技再好，也會遭受觀眾的批評。

近年以來，很多熱心人士對金門戰役發表了不少的高見，希望史學家及史政當局，將各方面所提供的資料，加以整理、研判與鑑定。

戰史的編撰，與寫小說不同；編歷史劇本，應以正史為依據，不可以某人所發表之一篇文章，而掩蓋排斥原始之資料。

要是希望大家對金門戰役有一致的看法，就希望當事人不要「爭功誇過」，更應捐棄成見，而以客觀的態度處之，尤其史政當局，應秉春秋之筆，從「求真求實」着手，則金門保衛戰役之史實，自可作為後世教戰的寶典。